

鹭江出版社

宋石集



# 乡土杂文创作的新收获

## (序)

◎王仲莘

看完金文钦同志送来的《未名集》的书稿，我正在思考。这时，《福建日报》杂文专版发表了李升平同志的文章《说乡土杂文》。乡土杂文，多么新鲜的名字！我想，把金文钦同志的杂文称作乡土杂文，也许是合适的。

不过，这里要说明，我不赞成把乡土杂文作为杂文的“一个层次”，因为“层次”实在难说。赵树理的《小二黑结婚》、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算是哪个层次？我以为，乡土杂文只是杂文的一种分类，也可以说是增加了一个品种，如同西北的黄土地文学、闽西的红土地文学之于文学一样。再者，我也不大赞成在

乡土杂文与新闻杂文之间划等号，因为它们毕竟各有不同的特点。至于乡土杂文的特点，我同意李升平同志的意见，即从题材来说，它立足本地，面向基层，更加贴近实际，贴近群众；从风格来说，它文风朴实，通俗易懂，带点乡土气。当然，文钦同志的杂文，也不全都具有这些特点，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具有或部分具有这些特点。

比如从题材来说，他便是立足闽北，面向基层，为基层服务。《未名集》中的杂文，有的是针对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，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矛盾、冲撞，宣传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观点、新思想，如《酒好也怕巷子深》、《靠山也要吃水》、《资源优势与商品优势》、《种瓜得什么》等，就属于这一类。不消说，这类题材的杂文对于帮助人们转变观念大有裨益。此外，《从“风水林”说起》、《是斗笠不是乌纱帽》、《话说夜生活》等，因为文中说的是要用新眼光看待老事物，故也可列入这一类。至于针对基层单位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忽视精神文明的现象，及时敲敲警钟，给以舆论引导，如《想起了阿信》、《窗口·篱笆·野狗》、《不追歌星追什么》等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提出问题，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观念更新走进误区。这些作品，题材来自基层，相信也会为基层所欢迎。

这本杂文集中，还有若干篇是专门讨论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，主要是向基层干部进言，为基层干部说话。如《“剥笋壳”的启示》、《“一票否决”之我见》、《从“灯下黑”说起》、《黑面包公与笑面弥勒》、《选举之后话“恩怨”》、《“乡下木偶乡下抽”有感》、《也谈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》等，都属于这一类。由于作者熟悉当地情况和基层工作，因此提出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，讲的道理也比较实在，像是面对面交换意见，易于为基层干部所接受。除此而外，书中还有几篇关于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短文，也都与基层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。这里，我想顺便提一下，即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问题，本来是杂文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；翻阅老一辈杂文家谢觉哉同志的杂文集，这类题材竟占了相当的一部分。现在，在新的历史时期，有必要再次呼吁大家给予重视。

从文章的风格来说，《未名集》最主要的特色是朴实、通俗。文章中引用的事例、典故、比喻，有不少自民间采来的，例如以黑面包公和笑面弥勒来形容农村中作风不同的两种干部，以剥笋壳来比喻计划生育中的“二女绝育”，以农民的斗笠来取代旧时代的乌纱帽等等，既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，也增添了杂文的趣味性。此外，文章中有些语言也是来自群众，

比如《从“灯下黑”说起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一个办事低效、作风不正，甚至存在严重违法违纪现象的领导机关，不仅不能服务好基层，而且还会把自身问题‘传染’给基层”。还有一段说：“如有个别人‘雪上加霜’，打着领导的幌子违法违纪干坏事，那就连领导自身‘形象’也要‘倒贴’进去”。这里的“把自身问题‘传染’给基层”和“连领导自身‘形象’也要‘倒贴’进去”，就是群众的语言，既生动，又形象。至于把那些家喻户晓的成语加以改造后作为命题的作品，如《酒好也怕巷子深》、《靠山也要吃水》等等，也有同样的效果。

当然，也应该指出，由于作者还不是很有意识地进行乡土杂文创作，所以有些文章的乡土特色还不够鲜明。今后倘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高，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。

在这里，我还想同时指出，乡土杂文在闽北地区并不是自今日始，而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崭露头角。据我所知，邵武、建阳的作者都出版了杂文集，如果这些杂文集也可以算作乡土杂文，那么，应该说乡土杂文在闽北地区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。金文钦杂文集的出版，可以说是闽北乡土杂文创作的一个新收获，值得我们大家祝贺。

最后，希望金文钦同志与闽北杂文作者共同努力，更有意识、更有计划地开展乡土杂文创作，不断取得新的成果，使乡土杂文成为我省杂文园地上的一朵鲜花，使杂文队伍成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有力助手。

# 目 录

---

---

乡土杂文创作的新收获(序) ..... 王仲莘[1]

## ●箴言篇●

是斗笠不是乌纱帽	[ 3 ]
从“风水林”说起	[ 6 ]
话说夜生活	[ 8 ]
“剥笋壳”的启示	[10]
黑面包公与笑脸弥勒	[12]
“一票否决”之我见	[14]
“乡下木偶乡下抽”有感	[16]

选举之后话“恩怨”	[18]
“请工人坐前排”	[20]
从“灯下黑”说起	[22]
为农家吃喝玩乐叫好	[24]
“不盖新房进学堂”	[26]

### ●市场篇●

酒好也怕巷子深	[31]
资源优势与商品优势	[33]
种瓜得什么	[36]
且说“郭凤莲跑项目”	[38]
靠山也要吃水	[40]
把企业逼向市场	[43]
让企业轻装上阵	[45]
小商品与大市场	[47]

### ●文化篇●

“列宁公园”前的沉思	[53]
寻觅文化山水间	[56]
“文化搭台与经济唱戏”	[59]
旅游“上帝”想什么	[61]
提倡“自娱自教”	[66]

弘扬闽越文化漫侃	[68]
兴趣谈	[74]
说办“家”	[76]
“老来俏”有益身心	[78]
开会作报告亦应来一番改革	[80]
佛教医学与传统文化	[82]
提倡跳一点交谊舞	[85]

### ●随感篇●

想起了阿信	[91]
窗口·篱笆·野狗	[94]
不追歌星追什么	[96]
话说“糊涂”	[99]
从城市建设说超前意识	[102]
对“至清”“至察”的思考	[105]
情系于爱	[107]
猴年话猴气	[110]
有感于“老外扫大街”	[112]

### ●人才篇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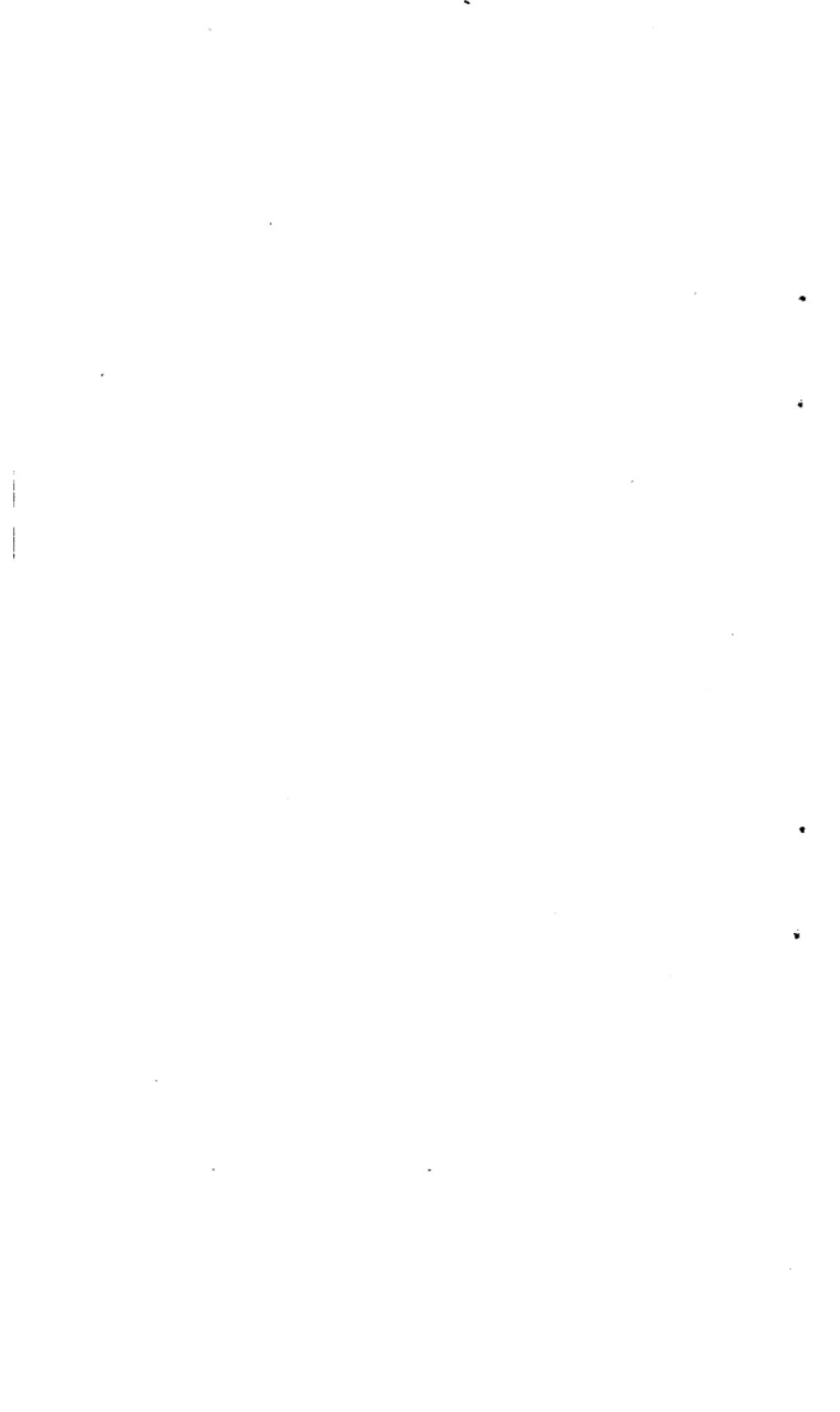
识才与“赏春”	[117]
得人才者兴天下	[120]

要给尖子“吃小灶”.....	[122]
不要埋没身边的人才.....	[124]
农民哥当上专家的启示.....	[126]
也谈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.....	[128]
愿有更多的育花人.....	[130]
开一代新风.....	[133]
墙内花在墙内何以不香.....	[136]

### ●求索篇●

“红灯”“绿灯”新说.....	[141]
社会主义民主和“历史周期率”.....	[144]
重温列宁的一个公式.....	[149]
“软管理”与企业凝聚力.....	[154]
“热岛效应”之忧思.....	[157]
抗大校风与教育改革.....	[160]
科学把握生产力这把“尺子”.....	[162]
后记.....	[166]

# 箴言篇



## 是斗笠不是乌纱帽

“斗笠”与“乌纱帽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物,为什么扯在一起呢?笔者是受闽北报《我的这顶斗笠》一文的启发。文中记载的顺昌县卫生局局长把组织委任的职务只当作是一顶“斗笠”,一改“乌纱帽”的俗称,不仅使人耳目一新,而且朴素地把人民的干部同封建时代头戴乌纱帽的官僚区别开来,树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新时代人民公仆的崭新形象,不禁为之叫好。

乌纱帽是封建时代为官者的象征,人们经常讲的怕丢乌纱帽,这是旧官员的共同心态。为了保住乌纱帽,进而为了戴上更大的乌纱帽,一般地说,旧官员总是俯首帖耳,钻营混世,或媚上欺下,乖巧圆滑。

他们只能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，难以以为人民做些什么好事。这是历史的局限。我们党和政府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，与封建官员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但应当看到我们也确有少数干部难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职位当作“乌纱帽”，也染上了旧官员的习性，不是急群众所急，想群众所想，而是把自己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，把人民给予的权力用来为自己谋私利。有些本也是生龙活虎，敢作敢为，很有朝气的干部，走上领导岗位后，就变得格外谨小慎微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一事当前先考虑个人的得失，生怕得罪了什么人而丢了“乌纱帽”。既想当官又不想办事。“当官不为民办事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，旧时代还有清官为民伸张正义、排忧解难，不惜丢掉乌纱帽，现在那些一心只想保住“乌纱帽”，无所作为、患得患失的干部反倒显得逊色于封建时代的清官了。

“斗笠”是农民用于劳作遮风挡雨的工具，何其平常，何等亲切！在当今社会里，不管是当工人、当农民，还是当领导干部，只是社会分工不同，并无高低之分，不把“官职”当沉重的“乌纱帽”，而当作普普通通的“斗笠”，这一观念的转换就能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意味着来自人民，不忘人民，贴近人民。为了人民的事业风里来雨里去，从不考虑地位的升迁，总是工作

第一、事业第一，全身心的投入，开创新的局面。可见，唯有与“乌纱帽”告别，淡泊名利，方能轻装上阵，无私无畏，事业有成，赢得群众的信任和爱戴。

现在正是岁末年初，各地都有一批年轻干部走上新的领导岗位，但愿他们不恋“乌纱”，恋“斗笠”，保持劳动人民本色，不负人民的嘱托，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，有所作为，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一展英姿。

1994年2月

## 从“风水林”说起

我省一些山村，村前村后都有一片葱郁的树林，当地群众称为“风水林”，说是有了“风水林”，就能人丁兴旺，五谷丰登，因此把它作为吉祥的象征，男女老少无不爱惜。

十年内乱，一些地方破四旧，把“风水林”砍伐殆尽，结果水土流失，灾害频繁。今年六月，闽北遇到历史罕见的洪涝，不少乡村山体滑坡溜方，冲毁房屋，危及人畜，造成的损失使人触目惊心。一些群众误以为这是破坏“风水林”后神灵的报应，殊不知这是大自然的惩罚。

对“风水林”的迷信解释，固然不可信。但如果各乡各村都有一片树林，有人栽，有人管，四季常青，历代不衰。不但风景优美，也大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

活，岂不一举多得？

由此想到，用科学取代迷信，也有一个疏通或堵塞的问题。要善于引导群众爱科学、学科学、用科学，而不能指望用行政手段叫群众接受科学知识。现在农村出现的“科学热”，确实是群众自觉的行动。我们应当把握这大好时机，使千万农民得到各种有用的科学知识，从而把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、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陈腐观念，逐步地清除，最后宣告彻底决裂。

1982年8月